



普陀山傳奇異聞錄 (續一)

煮雲

六、普濟寺的神

運殿

前寺是普陀山的金山祖庭，梁代時，初建此寺，名曰「不肯去觀音院」。宋神宗皇帝敕建名曰「寶陀寺」。到了清朝年間，也不知幾翻更名，近才名之曰「普濟禪寺」。因為全山以普濟法雨二寺，分疆管轄，前山所轄之名曰前寺，後山所轄之名曰後寺。前山有前山所屬的小庵房頭若干，皆歸前寺客堂管轄；後山也有後山房頭若干，皆歸後寺客堂處理。因為過去山上沒有鄉公所和警察局，前後寺的客堂說他是行政法庭也無不可。不論僧俗院庵的住眾等，如果發生了什麼糾紛爭論的事，私下無法解決的話，前山所屬的到前寺客堂，後山所屬的到後寺客堂，前後寺的知客僧搖身一變，又成爲一個大法官。姑輩呼班的不俱全。因此之故，所以住在山上的僧俗人等，皆以前寺後寺名之，不稱普濟法雨也。

前寺既爲全山祖庭，所以寺房之多，住眾之廣，範圍之大，莫不皆爲全山之冠。前寺最稱道的，神異不可思議的是圓通寶殿，因為普陀山是觀音大士的道場，大士修證的是耳根圓通，有時候有人說他是圓通大士，所以全山的大殿差不多都是以圓通寶殿爲名的居多。因爲這個前寺大殿素有神異著稱，因此好事者名之曰「神選殿」。世俗人又叫它爲「鬆緊殿」顧名思義，再聽傳聞也說說這個大殿，好像小說上的乾坤袋子一樣，能大能小，能鬆能緊。無論你有多少人，它都能大肚包容得進去，從來也沒有聽到說有人滿之患，殿小僧多之感。筆者初初以爲這是傳聞不詳的神話。也不以此爲然。後來續善庵當家聲詳師，親自告訴我這是事實，曾經有六千和尚在殿上念佛繞佛，不見擁擠。他說：「在民國二十五年，有某香客來山進香，打千僧大齋供衆，廣結法緣，那時可算是普陀山的黃金時代，金山香客與僧衆有三萬人之多。各府州縣的時脚僧都雲水到普陀山過大香會期，大有集全國僧伽之大成的勢概。那時我在前寺庫房任副寺。(有銀錢副

寺外交副寺不等)因爲打齋供衆，要有一齋一禱(禱即禱錢)吃過午飯要大家念佛走出齋堂，(念的是消災延壽藥師佛)至大殿前繞佛進大殿。這時有庫房副寺站在大殿門前，發給齋籠。那時因庫房零碎錢不敷，改發齋籠，事後再拿錢子向庫房換取鈔票，這時並將大殿各處門關閉，派有專人，作把門將軍把守，不使有投機取巧者，偷天換日，一人可以穿門而過，再來前門領齋籠，一人只許一份，不許冒領雙份的，從我親手發給齋籠子，進來一人發一根齋籠子，如此發出有六千多根齋籠子。這是我親手所經過的事，親眼所見的事，一點不假，而不是傳聞不詳的神話故事，你能够不相信有此奇蹟嗎？

筆者在上面也曾說過，佛菩薩的神異奇蹟，不是我們凡夫俗子可以心思言議得到的。如果拿羅摩經中的維摩居士的丈室來說，一個方丈之大的小臥室能容數萬人天，問疾聽法，一個大齋能容六千人又有什麼奇蹟呢？上面說了一大篇，讀者一定要問：「究竟這大殿有多大呢？」對不起，筆者只有一枝秃筆聽我慢慢道來。那個大殿有九九八十一間大，高出文昌閣(即蓮池庵)四層洋樓，在國內並不算怎樣大，可是在自由中國的臺灣，筆者走遍了全島，也沒有看見有這樣大的大雄寶殿，全臺灣以筆者看起來，要以大岡山的新紹隆寺的大殿爲最大，可是與普陀前寺的大殿比起來，還是小巫見大巫，不可媲美了。以現在用科學方法計算，就是八十一間大的地方，也容不了六千人之多，何況殿中有三尊大佛，兩壁供有很大的三十二應身的觀音像，再除去香燈殿主的寮房，以及供棹檣響蒲團等，最多能容兩千個和尚就足矣。然而事實有六千僧人在大殿上繞佛跪拜，一點也不感覺到人多。所以大家要說它是一個神運大殿啊！

七、千僧齋羅漢應供

山中自古就有如此的傳說：「凡是有齋主隨越來山，來自供衆千僧大齋必定有一位羅漢降臨應供的。不過羅漢來應供，大多是現比丘相，混雜在大衆僧人之中，凡眼不能認得罷了。民國十七年春天，有一位大心居士，江西彭大融先生，

來山進香，他知道未成佛道要先結人緣。更知道在三寶門中，廣種福田。所以他很誠懇的發出無上菩提道心，打一堂千僧大齋，廣結衆僧緣。真是人有誠心，佛有感應，居然親遇羅漢，授他一尊古銅佛像，事後遍尋不見。所以他爲感佛恩，撰一長文聯語，懸於大殿以誌感念。今將其聯語及跋文抄錄於后：「航海朝普陀，適值齋供千僧，蒙老比丘，施我古銅聖像，想是應真阿羅漢；梯山禮大士，喜遊臨兩名利，勘禁音洞，看他妙相分形，露出跌坐紫金身」。民國戊辰仲春月，奉晚省，迎江寺竺老師尊之約，來斯進香，兼酬齋僧之願。飯後念佛到大圓通殿，大融在門首，迎接諸僧，忽一老比丘交我古銅聖像一尊，仰目視人，弗見蹤影，想係阿羅漢現身示法也。特撰聯語懸於殿首，以誌紀念，且供諸來客，發信願心，一誠有感云。江西吉安縣飯依三寶弟子彭大融虔誠敬撰。

寫到這裡，有人提議：要筆者將千僧齋的儀式說一說。使沒有到過內地的本省佛門中四衆弟子，多增一點見聞。可惜我的言鈍筆拙，也只有稍微說幾句以應某大德之心願。談到設齋供僧的來由，是始於佛世時，目連尊者，爲欲救拔他的母親脫離餓鬼飢渴火燒之苦，於七月十五日設齋供養諸大菩薩賢聖僧，因此功德，其母脫苦生天。後來各方的壇信居士們爲了要超度先亡，或者是植福延生，就到名山古剎的大叢林裡，打齋供養清淨福田僧。不過齋供的名稱也有各種的不同，在本省有什麼「紅齋」和「香齋」的分別，在內地也有什麼齋齋(即豆腐齋)平齋，如意齋，上堂齋，千僧齋等種種不同。不過在普通齋齋平齋和如意齋，沒有什麼重要，如果打到上堂大齋的話，就得到請本寺和尚(住持)上堂說法的。在普陀山大香會期間(從正月初一到二月十九日)差不多每天都有幾堂上堂大齋。這是極普通的事。上堂齋的儀式簡單的如這次大仙寺傳戒期中所見的差不多。現在所要談的是千僧齋。

一個大香會期中，都有幾次千僧齋的。打千僧齋，小院落是不好舉行的，就是三大叢林之一的佛頂山也還不方便，唯有前後寺才能舉行，因爲前後寺的地方大，執事全，如果有一千個和尚來應供(有時不止多至六千人)必定要有煮飯的千僧大鍋。不然粥少僧多更是麻煩。打千僧齋通

告的牌子要在三天之前；就掛在前寺大門外，招示全山僧眾，屆時來寺應供。千僧齋的儀式相當隆重，和尚上堂說法，和齋主請法的那一幕，如皇帝上朝一樣的隆重莊嚴，請僧說法的這種敬師尊道的禮節，見之莫不嘆為希有。先由客堂糾察師集大眾師至法堂，知客僧引引齋的施主隨至說法堂站立，由維那師鳴鑼說：「鐘鼓齊鳴，方丈迎請和尚。」到了丈室齋主執香由知客師引至和尚前禮拜，和尚登座，齋主上香頂禮後，由知客師拈香禮拜，長跪合掌，代表齋主白詞，迎請和尚。大意是：「仰白和尚，大慈忍聽，今有某省某縣某某信士，來山敬香，為積福延生事，敬設千僧大齋一堂，恭奉兩序大眾，恭請和尚，上堂說法，普利人天。惟願和尚慈悲，默然允許，下情無任，懇禱之至。」維那師呼「末後先行」丈室裡也是大鐘大鼓一齊敲，這時有全班執事隨行，最前邊有兩面長幡大旗導路，跟着是兩序大眾，和尚前邊有兩隻提爐，有傳爐的侍者，和尚身邊有四個侍者，一人執說法的柱杖，一人執拂塵，一人捧鉢，一人捧具，和尚身穿黃海青，(大袍)披大紅祖衣，掛大念珠，嚴肅威儀，步至法堂，維那師鳴鑼一下，停止鐘鼓，和尚禮佛升座，大眾唱香讚畢，這時有燒香師拈香展大具頂禮三拜，上去接待侍者手中柱杖，四個侍者一齊下來，展具拜三拜。維那師呼：「梵音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和尚接過柱杖振地一下。開始說法，齋主跪聽。說法畢，維那師又呼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和尚下座，齋主謝法，維那師說：「鐘鼓齊鳴，送和尚回丈室。」然後佛前上供，和尚過齋堂應供，齋主拜齋，飯畢結齋後念佛，由和尚領班，齋主隨和尚後，千僧齊集，在大殿前面丹墀裡繞佛。這時前後寺客堂裡知衆師，知客師，糾察師，全部出馬，各執各人應執的警策僧眾的香板，四邊站定。又有好些巡照師各人手執藤條，往來巡查照看，看大眾師有無舉動輕乖，掉頭結耳的有犯威儀，知衆知客糾察師等秩序，如警察一樣的指揮部下，巡照師執藤條維持秩序，如警察一樣的負責。看樣子真是如臨大敵一樣的嚴肅，赫赫威嚴的神聖不可侵犯。令人見之莫不心驚胆懼，千餘人鴉雀無聲的在那裡一心

不亂的念佛。繞佛畢，和尚進大殿向外站立，齋主跪在和尚前面合掌迎接衆師進來。大殿門口有人結緣散擺。簡單儀式如此。這雖不是正題，可是不無有一點小補。老參上座們，固然不屑看這些家常便飯的話，可是一班有初發心的菩薩，還是未見未聞，見此也可以作一參考。

八、千斤大鐘繫草繩

還有一件奇異的事，值得提一提的，就是前寺有一個古老殘舊的鐘樓，東斜西歪好像吃不消的樣子，因為這個小樓上吊了一口很大的銅鐘，傳說是一根草繩索子把這口大鐘吊起來的，俗稱草繩大鐘。此事至今還是一個大謎？兩三百年來，還不會有人打破此一疑團。筆者也是無法判其是和非。這口大鐘是嘉慶十三年鑄的，重量有七千斤重，用草繩吊在鐘樓上，那個破舊鐘樓真有點負擔不了的似的斜過身子來了。因此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們，遊山玩景的騷人墨客們，衝鋒陷陣的將士們，滾滾旋行的學生們，還有研究科學哲學的學者們，都要來看看這個衆人所說的「草繩大鐘」，只有見而生疑，又無法解決這一懸案，恐怕這也不是科學能解決的問題吧？

九、來意不誠退回原處

到了大香會期間，前寺香客進香獻燭之多，真是可以開設一個香燭店，雖然佛前燭臺不少，可是大批香客湧進來的時候，還是無法應付，這枝燭剛插上去，那枝燭又送的來，只有把未點完的燭拿下來，換上新來的燭，如此不斷的掉換下來的剩燭，每天都有若干斤甚至有好幾百斤之多，尤其是杭州的香客，上海的香客，佛前供燭，都是一百斤一對，或五拾斤一對的送進來，如果香船一到都有好幾拾是大燭燭。放得下的人，看見香燈師把他的進燭燭了，到也無所謂，知道這是不得已的事，同時還有一句俗話，所謂「心到佛知」。他自己這樣的想，「錢進山門，福歸施主」。只要我出了錢，發了心，我的香燭交與殿主師，隨他燒香不燒香，點燭不點燭，總之我的心願已了。有一種不知進香之意的人，他的心就

放不下了。看見人家把他拿來的香燭沒有燒完點光，他就有點不開心，現在說一個香客進香菩薩顯聖的故事。

有一個遠道而來朝山的香客，因為他很有錢，所以買來的素燭相當的大，差不多有五六十斤一對燭，他到前寺進香時，正是進香的人最多的時候，香燈師忙著為香客點蠟燭，真是忙得不亦樂乎，這位香客也把他一對大蠟燭，也請香燈師點起來，剛插上燭臺不久，又有其他的香客點燭送來叫點，所以把這位香客的一對大蠟燭息下來，沒有一點，再點其他香客的燭，因此這位施主就大大不滿意寺中的和尚，說和尚貪心，有意把他一對大燭不肯點，存下來賣錢。一怒之下就帶了隨來的小兒子回去，那知這個兒子不幸在半途生病死了，這位先生也就無可何奈的買了一口棺材，把他的愛子裝了帶回家中埋葬。那知一到家中，看見這個已死的小孩子出來接他，這一來可把他楞住了！明明這個孩子和我同去，在半途死去的，為什麼又在我人世，仍然未死呢？這真可說是千古的奇聞。因此大着胆子問道：「你不是隨我去普陀山進香的嗎？為什麼現在又在我家呢？」兒子答他說：「從那天隨爸爸回來，一走出山門外，就不知爸爸到那裡去了，我尋了好久，跑了好遠，還是找不到你，因此遇見一個老人承他把我送回來，我回來已經有幾天了。」他的爸爸這一來如墮進五里霧中，摸不着頭腦。明明這孩子病死了，是我親手把他放進棺材中，也不知他從什麼時候活過來，還在我前面到家，我到有點不相信哩，恐怕這小孩是變成小鬼來作祟我的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把帶回來的棺材開下來看看，那時便見分曉了。當面教人把棺材開下來一看，那知棺材裡已經不是放的孩子死屍，竟變成一對大蠟燭，這好像變戲法一樣有趣，然而在那對蠟燭上還現出了八個大字，「來意不誠，退回原處」。這一來把這位先生弄得既慚且愧。跪下來就拜禱不置，原來這是觀音大士顯聖的，從此以後，每年都買很大的蠟燭到普陀山進香，再也不和香燈師們爭論要點燭不點燭了。

(下期待續)